情陷神农谷

王鹏

歌词

远离红尘纷扰
把诗和远方寻找
当我邂逅了神农谷
脚步不再奔跑
漫山郁郁葱葱的绿哟
是我向往的怀抱
一条蜿蜒的溪流哟
把我的梦儿绕
沿着攀登向上的阶梯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远离红尘纷扰
把诗和远方寻找
当我邂逅了神农谷
脚步不再奔跑
那昂扬挺拔的翠竹哟
是我向往的怀抱
一挂珠帘瀑布哟
惹一弯彩虹绕
聆听飞瀑流泉声声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神农谷呀神农谷
细雨伴着那白云飘
神农谷呀神农谷
果香源自那炎陵桃
神农谷呀神农谷
我不羡鸳鸯不羡仙
甘愿投入你怀抱
聆听飞瀑流泉声声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神农谷呀神农谷
我不羡鸳鸯不羡仙
甘愿投入你怀抱
聆听飞瀑流泉声声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心中升腾起无限美好!

信念

马新声

那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了遥远的某北方城市求职。因为毕业前对方单位——一家国企已经到学校来联系好了要人,我找到了那家单位。单位负责接待的人却告诉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人是要的,但情况有了变化,人事局那边不同意拨指标。”如同当头一棒,我愣住了。我急忙追问,他不愿多说:“不过我们会尽量争取。”接着,我看见还有三个和我同样风尘仆仆衣着寒酸的小伙子也赶来了,他们都是和我一样来应聘的大学生。在听了厂方的回答后,他们和厂方争论起来,都有一种被欺骗后的愤怒。

厂方给我们开了一间简陋的招待所,说:“你们再等几天,我们安排你们住宿,吃饭你们就自己负责吧。”我们只有忍气吞声住下来。同病相怜,我们很容易便团结在了一起。我们互相勉励,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会有好结果。我更是心急如焚,出门前没有带多少钱,这么多年读书已耗尽了父母的心血,这次来的路费还是爸爸把一头猪提前卖了换来的。出门时心里满怀期望,发誓要好好工作来报答他们,以为一上班就会发工资,谁知会出现这种状况?别说回家的路费,吃饭的钱都所剩无几了。家乡远隔千里,举目无亲,怎么办?我哭了起来。他们三个看见我这样子,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哭诉了自己的难处。

令我一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他们纷纷从身上拿出了钱包,有一个掏出一个绣得很精致的布钱包,看得出是他妈妈一针一线精心绣的,把里面的钱递给了我之后钱包便迅速干瘪下去。三个人,一下子竟凑了九百多元钱。这些钱,已足够我几天的伙食与回家的路费了。看着他们满脸的真诚,我感动得哭了。我要下了他们的地址,承诺以后一定尽快还他们。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厂方终于无奈地告诉我们:“没办法了。”淡淡的一句话,便把我们摆平了。四个穷学生只有愤怒而无奈地回家。

回到家里,我把得到帮助的事告诉身边的人,他们都不相信。这世上有太多明借实骗甚至连亲友都不放过的人,何况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不会再见?也许只有没有被世俗污染的学生才能做到。有心术不正的人甚至劝我:“别还了。”这种教唆更令我吃惊。

因为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咬着牙,做了几个月苦工,硬是尽快还了他们的钱。在三张汇款单的附言上,我都写上了一句:“你给我的是一种信念!”接着,我几经周折,四处求职,在一次次碰钉子时我也沮丧过,绝望过,但记起那三张真诚的脸,我的周身又升腾起一种力量。不久,我考取了公务员。我忘记了那次求职被骗的不快,而那狭小的房子里的一幕竟变得那么温馨而令人怀念。

多年过去了,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虽然因为都有了彼此的事业和家庭,不曾重逢,但那份通过电话或网上交流传递的温暖,时刻激励着我,让我坚信:也许生活偶尔不圆满,但人性还是美好的,只要你做一个善良与诚信的人,世界会因此更美好。

小小说

山花

谭圣林

开完扶贫工作调度会,我和办公室老刘马不停蹄,驱车上高速,三百多公里后再沿着崎岖的山路弯入罗霄山下,赶到我们对口扶贫户罗娭毑家。

这次行动,是厅里统一部署的扶贫回头看,各处室和各直属单位都要走访扶贫户,发现问题,及时应对,防止返贫。

路边下车后步行,各色山花丛中笑,粉红的野樱桃、鲜红的芍药花、淡黄的野菊花、紫色的紫云英,不一而是。罗娭毑蹲在低矮的屋檐下,两手抓住那条大黄狗的腿。

“你们来了,快进屋坐啊!我怕黄狗凶你们,先捉住它,等下子脸熟了就没事了。”罗娭毑笑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

“罗娭毑好啊,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来看你了,家里还好吧?”我和老刘走进屋,把米油面放在小桌子上。

“你们老是记得我这个老骨头,我的心里过意不去啊!”罗娭毑放开摇头摆尾的大黄狗,起身倒茶。

我这才发现,罗娭毑穿的这件外衣都旧得起毛边了。

这个家庭的不幸令人惋惜。十几年前,罗娭毑刚满35岁的儿子患癌症去世,留下一贫如洗的家和一堆治疗欠下的债务。媳妇实在忍受不了窘境,一走了之,再无任何音信。不过,孙女阿花很懂事,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

“唉,我的孙女阿花跟着我命苦,那年我没得钱给她交学费上一中。”罗娭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心疼不已。无奈之下,阿花选择了免学费的县职业学校就读,不过她依然不气馁,执意要通过对口升学考上一本大学。

为了保证孙女阿花基本的伙食费,已是70岁高龄的爷爷,冒着被毒蛇咬被野蜂蛰的危险,爬山过坳去采摘金银花卖钱。今天天气放晴,他又挎个背篓上山了。

“说实话,我一看到你们两个,就会想起我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还在,那就好过得多。”罗娭毑说着,又搬出了那本布满印渍的相册,翻到她儿子的照片抚摸着,不禁泪水盈眶:“我的儿子也和你们一样的身材,高高大大的。”

“罗娭毑,你别伤心。今后你有什么难处,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我安慰着罗娭毑。

这两年,我们虽然筹集资金帮助罗娭毑建好了住房,修好了门前的便道,改良了厨厕,添置了家电,但是因为缺乏劳动力,种植黄桃养殖鸡鸭这些致富路子还是行不通,只有让阿花升学走出大山,这个家庭才会焕发新的内生动力。

我和老刘几乎是不约而同,每人拿出一千块钱塞给罗娭毑,让阿花交生活费。

“不行啊,你们为我这个家庭付出得够多了。客家人有句话,你们那么远来,脚步都值钱嘞。不能老是让你们破费,你们自己屋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罗娭毑硬是不肯收。

“叔叔,我每年去县城打暑假工可以攒钱的,生活费基本上没问题。”一旁的阿花说着,露出灿烂如山花的笑脸。

见罗娭毑执意不收,我和老刘只好作罢。

“来来来,你们看看,这是我家老伴这一向摘的金银花。”罗娭毑搬出两张木凳,摆个簸箕,把一大包金银花摊开:“再晒一下子,下次去镇上赶集,就可以卖到药店里,这一大包可以卖得两三百块钱。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这金银花好香啊!”我抓起一把,细细闻了闻,对罗娭毑说:“你这包金银花,要是让我带到省城去,可以卖得两千块钱。”

“真的啊?不可能吧?”罗娭毑一脸疑惑。

“你这金银花是野生的、天然的,号称山花之王,价钱当然不一样。城里人都喜欢用这个养生呢。”老刘接话说。

为了打消罗娭毑的顾虑,我当着罗娭毑的面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联系好了买家。罗娭毑点点头,利索地收拾好金银花,让我们带到省城的药店去卖个高价钱。

回到单位办公室,我和老刘第一时间给罗娭毑的银行卡上转了两千块钱,并打电话告诉她好消息,金银花已经卖掉了,刚好两千块钱。

电话里,罗娭毑连连说谢谢,高兴地说孙女阿花这几个月的伙食费有着落了。

我不停地附和着罗娭毑的笑声。放下电话,望着办公室那一大包金银花,不由地想起远山上烂漫的山花中,那位佝偻着背采摘的老人……

乡情

东阳故里龙匣村

张东娇

茶陵县高陇镇龙匣村(古称砻溪)坐落在茶陵县的东北部,地处“吴楚咽喉”的茶乡一隅。龙匣村四面环山,北边的邓阜仙山,巍峨挺拔,向左右前方延伸开去,如同一位巨人伸出长长的双臂,与东边的书堂仙、南边的皇雩仙一起,把这片土地温暖地环在怀里。俯瞰整个地形,犹如一座青翠的谷砻。砻中有一条溪流贯穿全境,“砻溪”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这条溪流发源于皇雩仙,流经砻溪,危崖夹峙下飞流直下,注入椭圆形的水潭,惊涛击石,轰响山谷。水潭里外皆为岩石,酷似石头垒成的大窝,故名石窝潭。石窝潭下边参差错落着大小不一的岩石,不少岩石中有洞穴,在波浪的冲击下訇然作响,令人称奇。潭壁上有老树倒垂,凉风伴着水汽徐徐而来,即便是盛暑亦寒气逼人。水流从石窝潭回旋涌出,再一路蜿蜒,穿境而过,缓缓向西流去,这便是龙匣村赫赫有名的南溪。南溪虽不宽,但水质清澈,曲线玲珑;两岸古树参差,垂柳依依,风光旖旎,意境清幽,成为一道迷人的风景。

仙山环抱下的砻溪田畴相接,土壤肥沃,水流潺潺,树木葱茏,气候宜人。奇险的石窝潭、幽深的龙福寨、清俊的南溪河等景点如粒粒珍珠洒落在这里,堪比世外桃源。宋靖康元年,进士出身的茶陵同知李余,卸职后选择砻溪这块风水宝地定居,成为李氏开基祖。

李氏生有三子,分家后在南中北各占一处兴家立业,称为上院中院下院,并在三院适当位置植枫树三棵,成直线南北贯穿砻溪,寓意守正同心,封妻荫子。如今,屹立于中院的那棵枫树亭亭如盖,格外繁茂,有近九百年的树龄,成为龙匣村古村落的神树。

落户后的李余无意仕途,专心课读教子,养成了崇学家风,并传承久远。其后几代进士迭出,举人甚多。其子时珍、四世孙朝端、元奎、六世孙李祁、十世孙东阳,均为进士。时珍之孙详叔,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文人,于砻溪创办了杜陵书院,朗朗书声便飘荡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学风愈加浓厚。元明之际,杜陵书院毁于战火,明嘉靖年间,有名叫“嘉行老人”的学究,重修学院,改名为“学易堂”,后因李东阳的成就再改为“相国第”。

六世孙李祁科举得中榜眼,授应奉翰林文字,乡人称其为状元,被誉为“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以崇尚名节、忠贞孝义著称。十世孙李东阳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创建的茶陵诗派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明成化八年(1472),26岁的李东阳曾随父亲李淳回故乡茶陵省亲祭祖,他们和族人一起来到荷木坪祭奠祖先,来到离茶陵地界三十里的雷公峡祭奠长眠在那里的族高祖李祁,因追念李祁的高风亮节,李东阳特意为他描摹了一幅画像,置于墓前。

在茶陵短短十八天里,李东阳被茶陵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所吸引感染,写下了著名的《茶陵竹枝词》。他徘徊在家乡的那条南溪旁,激越的水声涤荡着他的心灵,灵逸的清风从山谷飘来,拂动着他的衣衫。年轻的李东阳逸兴遄飞,挥手写下“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的条幅,赠给族人。条幅至今挂在李家祠堂,十个行楷字,笔力矫健而又灵动飞越,笔势清劲而又温柔敦厚。

天资禀赋遗传了祖辈的李东阳,也如同龙匣之水,忠、孝、勤、廉是他生命底色,但忠孝勤廉而又能讲究智慧谋略,才气逼人而又能谦和隐忍,为官清正而又严谨敦厚。他凭借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以水的姿态在翰林院学养了三十年,谦和隐忍,为他后期主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弘治八年李东阳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与徐溥、刘健、谢迁等人一起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的理想。正德改元后,刘瑾专权,作为内阁首辅大臣的他,依然以忠勤为本,以水的姿态,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多方弥缝,保存善类,支撑着风雨飘摇的正德王朝,并设法帮助杨一清等人除掉刘瑾。他凭借着自己良好的政绩和优秀的才华无可争辩地位列大明重臣和湖湘文化名人。难以置信的是,李东阳立朝五十年,为相十八年,身为内阁首辅,去世时竟家无余财四壁徒立,还要靠门生集资敛费才办理完丧事。他的廉洁自律和两袖清风,在当时实属罕见。

五百多年多过去了,龙匣四围的群山还像当年一样巍峨苍翠,环护着这一方村民;南溪还像当年一样唱着经年老歌,蜿蜒流淌。人们为了纪念李祁和李东阳两位高洁之士,在这里种下了万亩荷花。每到夏季,这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给人以无尽的享受。这块土地,因李东阳及先贤高洁品质的熏染,世代书香的浸润,显得格外厚重又温婉动人。它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人文底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值得后来者不断地发掘研究和学习继承。

儿时那盘磨

刘铁建

麻石做成,篾筛子那般大,上下两层,上是盖,下是座。盖凹陷,放米的,稍靠边处,一直径三厘米小孔,米由此入磨芯。盖边一方窟,较深,拐子形木方牢牢楔入,便成了磨把手。木架粗大,稳稳站立,磨在架子中央。儿时那盘磨,在我们公厅堂墙下,靠左边那地方,就这样静默着。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攸县乡下的大屋场。有厅堂这幢是主屋,三空,进身长,左右有侧屋前伸,型如“凹”字。右边又一幢“凹”字型屋,稍矮小些。屋场前是稻田,后有菜园,左右皆是荷塘。

屋场共有九户人家,不小,因此,那磨被人推着的时候也较多,农事稍闲下来,便听得到磨“嗡嗡嗡”响。妇女们用竹筒管量一筒米,放磨凹里,一手推磨,一手添米, 推一圈磨,扫若干粒米,依此反复。要将米粉磨细,一次添米不能过多,这样,所需时间便长。磨过沉,又笨拙,转起来也多少有点惯性,似有力可借,但一个女人,时间一久,终究乏力,我们就有机会上场。握着那木把,纯粹好玩,一会发疯般推,一会老牛般缓,不得要领,没个正经,就嫌, 喊走开,不走,就打手,才走。这时就有另一女人帮忙。这回你帮我,下回我帮你。木架有凳高,两个女人对坐凳上,挺胸颔首,磨在轻松谈笑声里悠悠转着,米的粉末从上盖下座之中的缝隙里,在舒缓不变的节奏里,纷纷洒落于架下篾盘里。坐在厅堂门槛上的我,看着她们那样愉快放松地劳动,为了给家中孩子解馋,那样尽职尽责,便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深秋早晨池塘上的雾霭,袅袅娜娜地升腾。

不管谁推磨,只要有磨响,整个屋场,都有糍粑吃。不多,顶多一只。正因如此,才分外香。便缠着娘,也要磨粉做糍粑。那时粮食紧张,我兄弟姊妹多,就算能省一筒米“奢侈”一回,娘也难得有这日工。我便表态:“帮你推磨!”态度坚定,泪眼婆娑。娘便许诺:“等碾了新米再磨粉做糍粑。”迎来暑期,“双抢”完毕,终于碾了新米,终于傻傻地乐着帮娘推起了磨。糍粑熟的那刻,揭开锅盖,扑出来的香气硬是比平时的米饭浓稠得多。我们几个,争着将糍粑分送至左邻右舍,再尝清香扑鼻的新米糍粑。

磨得最多的是粳米粉,糯米粉很少磨。生产队很少种糯谷,产量低,不划算。偏偏糯米糍粑最好吃。每年从队里分得几筒糯米, 一定要留到过年磨淀粉的。糯米淘洗干净,水里浸泡到了,木勺舀磨里磨,渗出雪白的米浆,纱布装好,沥尽水,掰小块日头下晒,干透了,收起来,过年做糍粑。淀粉调水弄稠,热油锅里摊平摊开,撒红砂糖黑芝麻,卷成筒,铲子横切装盘,再撒点磨里磨出的熟豆粉,年,就香得不能再香了!

开春磨粉摘艾叶做艾叶糍粑,深秋时节磨栗子粉,做栗子糍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挺奢侈的事,小时,只吃过一两回。那时,一月难知肉味,磨米粉蒸粉子肉,也是要等到过年才会有的事,油亮亮、红艳艳的粉蒸肉端到桌上,才感到那是浓浓的年味。

磨粉磨得最多的是住厅堂后面的耀伯家,一个月里总要磨几回粉做几回糍粑。我家就在公厅堂的右边,相隔近,总能闻到从他家飘过来的糍粑香。不知何故,耀伯和耀伯母一直未生。早先带养一个女儿,本要“招郎”的,成人后又嫁出去了。耀伯本身也是小时候从很远的地方带养过来的,我那个本家堂爷爷只生两女,均出嫁。耀伯后来又带养了一个儿子,比我小两岁,名叫岁冬。我最是羡慕他了,因为常能听到他家推得磨响。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特殊户”,说特殊,因她是地主婆。新中国成立前,住四合院。那一大幢被人称作“洋屋”的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分给了普通百姓住。屋主黄埔毕业,曾做过长沙警备区司令,回家骑高头大马带警卫的,逃去台湾了,丢在家的老婆和一哑巴儿子便住在我家旁边。她五十多岁,单单瘦瘦,清清爽爽,哑巴儿子二十出头,十分机灵。平常,大家与娘俩接触较少。娘俩有时也去磨米做糍粑。有次,我一个人在她家阶基上玩,突然,她拿给我几只栗子糍粑,用一根筷子戳着,轻声说:“给你,好吃!”这太意外了,我却不敢接,她硬塞我手里。我僵了会,等她进屋,迅速扔至屋前水坑里。转身时,发现窗户里有一双看着我的眼睛,眼里似有失望伤心和落寞。改革开放后,娘俩便去广州女儿那居住了。

当我渐大些的时候,开始有磨粉机,无须用到那石磨了。耀伯娘却说,只有石磨弄出来的才香。后来,大家都拆老屋,建新房,老屋场荡然无存,石磨让给了耀伯家。再后来,我走出了家乡,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情形,让我想起儿时那盘磨。

如今耀伯和耀伯娘也已过世,不知那磨还在不。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